

第一章

怒吼：“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沧州盐山出了个高树勋！

怒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原来，老蒋下令不让杂牌军去受降。拖进新乡的是新八军。杨得志爱耍手榴弹，令马法五连连叫苦！王定南千里送缉书。为策反，李达夜闯马头镇。王歪嘴大爷说：“狗日的，西北军枪法也不孬！”此役耗掉各种炮弹 8000 发，手榴弹 160000 枚。新八军改编为和平民主建国军，蒋介石闻言南京气炸肚皮。

抚去卷头尘埃，细读飞去的岁月，追忆飞溅的浪花，让我们一起来为英雄扼腕，一道来为古人担忧，用善良的心去听，用超越成败的天平来量，倾听中华母亲往昔那哀婉嘶哑的低吟，度量那在与万物生灵奋力求生的抗争！什么金钱、名利、住房、职称、奖金。咱一卷在手，尽可忘忧！

公元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华大地上的草民百姓把两条胳膊举起来又放下，一会儿跑，一会儿跳，到处都在忙乱着，欢呼着什么？小日本完蛋了，我们胜利了，这是真的吗？他们个个喝醉了酒一样的兴奋！

是真的！远在太平洋岛国另一隅，弹丸之地的日本，则是一片死寂，鸦雀无声。日本天皇在宣读一个叫“停战诏书”的文本，顿时国人大放悲声！“无条件投降”，无条件三个字份量可是不轻！

再看南京的蒋总统，他日理万机忙个不停，他一面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另一方面借美国友军支援海陆空调兵，主力部队从大后方的西南、西北全力向华东、华南集中。抢占交通线，抢占战略点，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老蒋还有点不太放心，8 月 4 日、22 日、23 日连续三次电报邀请陕北的死对头毛泽东来重庆和谈，美其名曰：商讨“和平建国方针”。缓兵之计即待出笼！瞒天过海不知成也不成？总统此时颇有信心！顺手又下令把《剿匪手册》秘密发行。

陕北窑洞中围着另外一群衣衫褴褛的庄户人，不过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农民。额头开阔掷地有声的为首者便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大将军等人肃立倾听，“光明与黑暗的大决战”！中华命运的脉搏在剧烈跳动，党中央决定彻底粉碎老蒋和平阴谋，毛泽东毅然决定远行重庆！

1945 年 9 月 3 日 抗日战争结束，联合国定为“胜

利日”。

毛泽东 8 月 27 日到重庆后与蒋介石进行了 7 次会谈，互相交换意见，双方指派代表谈判。国民党以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中共以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9 月 3 日中共拟定的两党谈判的方案交付国民党。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二、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和抗日部队；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八、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9 月 4 日 蒋介石拟出《对中共谈话要点》作为国民党对中共 9 月 3 日方案的复案基础：一、中共军队之改编，以 12 个师为最高限度；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四、原当选之“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国民党坚持“军令政令之统一”，拒不承认解放区，力图削弱人民军队。中共作出了让步：军队由原提出的 48 个师减为 20 个师；解放区的地区在国民党必须承认的原则下，主动让出南方 8 个解放区。

9 月 5 日 日伪第二方面军(原孙连仲部)第十四军第四师师长魏凤楼率第四师在河南淮阳地区起义。9 月初日伪军空军航空处少将主任白起等 10 名空军人员在扬州起义，由中共县委派人从扬家庙护送到新四军军部。

何应钦由芷江到达南京，国民党新六军二十二师也

先期到达南京。

9 月 6 日 新四军收复江苏淮阴。

9 月 9 日 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由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顾祝同、陈绍宽、张廷孟陆海空三军将领为代表接受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的投降签字典礼。当日军华中派遣总司令部改名：“日军官兵善后联络处”。

9 月 10 日 熊式辉被任命为国民党东北行署主任后，飞往长春与苏军接洽国民党接管东北受降。

上党战役开始，阎锡山集中 5 个师和收编的伪军共 17000 余人抢占襄垣、潞城、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八路军集中太行、太岳、冀南 3 个军区 31000 人发起反击战役。

9 月 11 日 国民党在湖南芷江召开会议，将受降区域划为 16 个区，垄断了受降权。后来英国认为香港是他的殖民地，坚持要英国接收，蒋介石同意，受降区改为 15 个。15 个区的受降日军，共 33 个步兵师、40 个独立旅、1 个骑兵旅、1 个战车师、19 个守备队（相当旅）、两个飞行师，还有 6 个海军特别根据地部队和各种海军船只 1400 余艘。到 1946 年 4 月，国民党共缴日军武器：步枪 685897 支，火炮 12446 门，飞机 1068 架，军舰 26 艘，遣送日俘 1255000 人，日侨 784974 人，韩俘韩侨 65363 人。

9 月 14 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局。

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南京行政院长宋子文声明：“美国政府准备援助中国发展适度的武装力量，借以维持国内和平与安全，并承担中国解放地区包括满洲与台湾在内的有效控制”。

日伪满洲西南防区少将司令黄方刚和日伪县长于佩珊经与我晋察冀军区十三分区司令舒仁、副政委黄文的谈判，率 2 万余人在热河兴隆举行起义。编为八路军第四旅，黄方刚任旅长，谭国权为政委；第五旅，于佩珊为旅长，曹致福为政委。

9 月 19 日 中共中央指示：规定全党全军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中央先后派遣中央委员 10 名、候补中央委员 12 名，率 2 万名干部和 10 万大军由山东、华中、华北挺进东北，与原我党在东北的抗日力量会合，消灭日寇与伪满的残余，建立各级地方政府。同时决定华中局北移和山东分局组成华东局，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 个省区的根据地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防止被国民党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并以此为条件在重庆谈判向国民党提出。

9 月 22 日 日伪军第二集团军（国民党收编为第五路先遣军）第十八师在师长杜新民率领下在河南永城县西鄆城起义，起义后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杜新民任副司令。早在 1945 年初，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杜新民、邢剑五、姜显和等打入日伪军，取得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岚峰的信任，杜新民被任命为第十八师师长。

新四军解放淮安。

9 月 28 日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在河内举行受降仪式，越南十六度以北地区禁止法军入境，所被释放的法国军民不准携带武器、悬挂法国国旗，预定 10 月底，日军投降完毕。9 月，西北军将领张克侠率部由河南开往徐州途中，到许昌看望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借用冯玉祥的名义劝刘汝明，要与共产党合作，不要再跟国民

党走下去。刘汝明表示：对共产党不摸底，态度模棱；张克侠在郑州见第六十六军军长李兴中，李兴中过去与共产党有过联系，表示要看冯治安的态度；在徐州时，孙良诚也表示看看冯治安的态度。

9月30日 由冲绳开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登陆后即进驻北平、天津、唐山、开平、秦皇岛、静海等地。并护守北宁铁路北平至山海关段，以保障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运送兵员物资。

蒋介石命令昆明警备总司令杜聿明乘滇军入越受降之机解决云南省主席龙云警卫部队，同时免去龙云在云南的所兼各职。

9月底 晋冀鲁豫军区由申伯纯、靖任秋、路展、李新农、席一、刘岱组成争取高树勋工作组。并派交通联络人员辛良智、郝文祥带着刘伯承给高树勋的亲笔信，随同高树勋代表王定南到新乡争取高树勋。

10月1日 新四军军部发表《关于江南部队北撤事告全体民众书》，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新四军主动撤出南方8省的人民军队。

10月4日 美军太平洋舰队黄海分舰队派军官在烟台登陆，胁迫八路军将烟台交美军“接收”。经过斗争和延安总部的抗议，美军黄海分舰队才于16日离开烟台海面。

10月10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据统计，入侵中国领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已达到9万人；侵华美军总数为11万人。

重庆谈判经过43天的反复协商，终于签订了国共《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国民党表示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

10

300

46

10 18

10 19

四

25

1000

。 10

4

10

以

日军投降。”他想利用老蒋给他的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头衔，到北平以北抢一块地盘，以图日后的发展。这样，也才能对得起追随自己流血流汗的全体官兵们！

此时，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也来电，邀请高部进军南阳；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电促，邀高部进兵新乡，以先机打通平汉铁路，借机抢占北平、天津，为进一步挺进华北扫清门户。此时的华中、华北成了一个牵动大小军阀的淘金地带，打“死虎”原来比打真老虎更让人着忙！

乌云翻卷，化作了八月里的一场冷雨。

高树勋经过权衡，当夜率部出发，冒着滂沱大雨日夜兼程，沿路经过叶县、许昌、长葛、新郑，到达了军事要地郑州。

早已等候的大汉奸孙殿英与高会面。原来孙是高西北军的同仁，昔日颇有一番交情。日军得势，孙有奶便是娘，投到了皇军帐下充当了走狗。高对此很不以为然。而今孰料他摇身一变，老蒋封了他个“抗日先遣军司令”头衔，几天前走马上任来到郑州，并执意挽留高部驻扎郑州以观事态。高树勋向孙了解了豫北、冀南沿线战况后，婉言谢绝，连夜率部从广武一带横渡黄河，直奔新乡。为了稳妥起见，电告了蒋介石，说明率部要到石家庄、北平一带去接受日军投降。先斩后奏也算是对老蒋的回敬吧！

高树勋下令冒雨推进，千军万马鸦雀无声。

夜路泥泞，军旅多艰。此行又有多少胜算？高树勋深知要经过八路军控制区，凭自己部队实力与共军对垒，旗鼓并不相当！猛然间想起了一个人来，不知他现在见到彭德怀将军了没有？共产党军人的高风亮节依然令他感动！

王定南千里送帛书。

1945年8月下旬，豫北崎岖山间小径，急匆匆地走来两个布衣打扮的年轻人。年纪大一些的神色焦虑，他便是高树勋将军的参议王定南。年纪小一点的则是我党派往孙殿英部下的地下工作

者，他叫朱穆之。二人行色匆匆来到任村。

任村地处太行山南段，属林县盆地。抗战以来，晋冀鲁豫根据地作为沟通南来北往的交通联络，设了这个交通站，内部人称“任村豫北办事处”。王定南二人要到任村干什么？原来：

1945年8月初，高树勋驻扎河南省南阳、镇平、南召一带时，身为冀察战区总司令，抗战胜利日近，迟早要到冀察区去，共产党、八路军决不会轻易让出地盘。高想到自己当年在河北省保安处任职时，曾和彭德怀将军交往甚密，彭现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为求本部生存计，决定派人去找他。事关重大，非精细可信之人不能担此重任。千里选一，选中了王定南。王定南此行就行出了下文全部故事！

王定南本是河南内乡县。1944年5月在河南组织“河南人民和平自卫军”，同年9月自卫军竟被国民党汤恩伯部缴了械。1000人犯押解途经镇平县大榆树村，巧遇高树勋，言谈之中，十分投机，当下允诺设法营救。并释放了王定南夫人唐宏强。王定南以共党嫌疑罪押禁汉中国民党一战区军法分监部，1945年5月，被高树勋和刘汝明保释出狱。他应邀入高部之后，两人抵掌彻夜谈古道今，相见恨晚，成为高树勋的坐上好友、参议员。

军旅之中，多有危难，王定南每献妙计！

王定南临行前，高树勋挥毫写下块白绢书，向彭将军问候，并希望和共产党、八路军重修旧好，郑重交给王定南，要他去太行山送给彭德怀，高树勋握着王定南的手：“定南啊，此行事关重大。速去速归，千万不可大意！”

8月1日出发，从南召县李青店向太行山晋冀鲁豫解放区走来，交通不便，霪雨不断，晓行夜宿，10多天徒步跋涉才来到新乡。当时，孙殿英司令部正设在新乡，孙部与高树勋素有交往，王定南投宿孙部，累得半死！如同溺水人刚刚上岸！

王定南夜宿孙殿英司令部。孙殿英下令好生款待。自然少不

了洗尘接风一套。表示自己对高树勋的情谊不薄！王定南也乐得其便。他心想，我先好好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好再上路。不知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啊，山路弯弯，弯弯山路，不管多么艰难，也不能让高司令失望，想当年身陷囹圄时的绝望，忆高将军奋力搭救时的仗义，王定南不禁鼻头发酸，眼角潮润。他喃喃自语：“树勋兄，士为知己者死，我此生一定要……”睡魔扑了过来，将王定南的意识抹去，化为一阵酣声震荡在孙殿英的客房内外。

高树勋的使者来新乡，并且还要北去。

次日晚，地下党员朱穆之请示了上级，受命和王定南接触一下，“摸清王定南来新乡的目的，下一步的打算。”

夜色渐浓，秋虫乱鸣。

朱穆之趁人不备，溜进了客舍。倒让王定南吃了一惊。言谈之中，双方消除了误会。王定南实话实说，下一步要去邯郸。朱故意惊呼：

“老兄，邯郸一带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哟！”

“没关系，那边咱有朋友。”王定南诡谲一笑。

“八路军里，我也有朋友。”朱穆之随口也说。说完先怪怪一笑。

二人相视而笑，心照不宣，戒备完全消除了。朱穆之表示愿意帮助王定南，一道北上见彭德怀！两双大手握在了一起。于是二人踏上了北去旅途。

八月底，王定南跟着朱穆之来到了河南任村——“豫北办事处”。

1945年8月底，任村。田野一片苍翠。

王定南巧遇陈毅、薄一波、滕代远！

原来，陈毅刚从延安归来要回华东，薄一波、滕代远也从延安归来要回晋冀鲁豫。经朱穆之引见，王定南当面向几位首长汇报了情况。

陈毅等同志仔细看过高树勋将军的绢书，盛赞高将军的大智大勇，他充满激情地说：

“很好，我们几个人是路过这里，听说你来了，特意先和你见个面。具体怎么办，你可到涉县赤岸去见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

讲完，他又嘱咐办事处同志要好好招待王定南同志：

“定南同志，我们这里条件不太好，比不上高将军的茶饭，你可莫要受委屈哟！”

陈毅风趣的话语惹得大伙都笑了。王定南不禁心头一阵热浪翻滚。

“我一定向高将军转达陈司令员的问候！”王定南深沉地注视着这位谈笑风生的传奇人物，心里充满了敬意。

休息了两天，王定南、朱穆之二人不顾脚下“大泡”钻心的疼痛，就急忙来到河北涉县赤岸。原来这里是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

不巧，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刚刚离开总部，赶赴黎城前线指挥上党战役去了。在山西晋东南上党地区正酝酿着一场恶战，其胜败直接关系到远在重庆和谈桌上交锋的两位巨头的得失！蒋介石重兵在握似胜券在手。毛泽东则胸有成竹，电告刘邓要“狠狠地打，打掉老蒋的傲气！”此是后话不表。

赤岸。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镇和总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热情接待了王定南二人，并立即向黎城前线请示之后，挑了两匹快马，由申伯纯同志陪同直奔黎城。

黎城位于山西丘陵地带，是晋东南一座古城。

王定南重任在身，心急如焚，恨不得立马见到刘邓。二人鞭马而行，一路上峰峦叠嶂，车来人往，川流不息，百姓如蚂蚁搬家一样，送军粮，抬担架，军民齐心一致对付老蒋，好一派支前景象。二人不敢怠慢，只一天就到黎城。

次日，刘邓刚从激战前线回到黎城，不辞辛劳，立即召见王定南。二位首长看过高树勋写给彭总的绢书后，询问了高树勋的有关情况。

王定南趁机汇报了五、六月间，高树勋和陈先瑞部火线谈判达成的 4 条协议的内容。

刘司令员亲切地说：

“彭副总司令已不在太行，回延安工作去了。我先给高将军写封回信吧！”内容大意是：欢迎高将军派人来和我党联系，希望高不负众望，为人民多作贡献，分析局势，选择前途！

邓小平政委又嘱王定南：

高树勋将军已到新乡驻军，请尽快转达我方意见，以后希望一定不断联系，加强合作。

王定南告辞，计划回程，下站该是新乡。

遵照刘邓首长指令，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了争取高树勋工作组。由军区情报处副处长申伯纯负责一个五人小组，并配备联络电台和机要人员三人，深入到河南汲县塔岗，以各种方式加强与高部联系。为了慎重起见，军区领导责成薄一波、滕代远给工作组作了动员讲话，面授机宜，积极开展工作。

高树勋应孙连仲之邀率部北上，屯兵新乡。1945 年 9 月 12 日，蒋介石闻讯大怒，责令要严加惩处高树勋。

委员长震怒，手下个个股战！

还是孙连仲有办法！

当时的孙连仲，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此时恰在重庆逗留，奉召晋见。孙巧舌如簧，老蒋转怒为喜。孙连仲如此陈述：

“委座息怒，连仲承蒙栽培，敢不效忠党国？目下，高树勋虽然违令有罪，但罪不当罚。”

老蒋一怔，用鼻子代嘴，示意讲下去。只听那孙连仲有板有

眼说：

“目下高部所率三十军、四十军正沿平汉路北进，我正好利用高与八路军的关系，使共军让开路，把他推上前线进攻八路，正是用人之道。只要平汉路开通，我大军便可长驱直入，进而进军东北，此乃宏图远虑！”

一番话说得老蒋浑身舒服，但他又想犯上之举不可轻易饶恕，于是故作严肃地拖长腔调说了个“那——”字打住。

“委座放心。我自有安排，区区一个高树勋，齐天大圣也只是个称号，还能翻出您如来佛的手心儿？”

老蒋心中暗暗称是，便让孙连仲退下，答应对高暂不追究，待其立功赎罪！

果然，蒋介石打发心腹王仲廉专程飞往新乡，宣布委任高树勋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官。当天，孙连仲也特地赶来新乡祝贺荣升，竭尽表功拉拢之能事。压不服便行招安，老蒋与历代封建君主没有二样！

1945年9月19日，老蒋委派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在郑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这便是后来的“郑州会议”。这是老蒋打内战丑剧紧锣密鼓中的一个重要过场戏。会上，胡宗南宣布：

高部正式编入第十一战区序列，归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马法五的四十军、鲁崇义的三十军均属十一战区序列。

同时宣布：

任命马法五、高树勋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宋肯堂为战区参谋长。

蒋介石的龙恩浩荡，使高树勋喜忧参半。他喜的是小妾升成姨太太，与嫡亲胡宗南部共册受俸；忧的是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他，老蒋不知又要玩出什么鬼花样。

跟随高树勋多年的军官田树青、周树一、陈明韶、聂志超、萧秉钧等，一致认为收编绝非好意，老蒋这种前恭后倨的作派，背

后一定大有文章。于是他们纷纷提醒高将军，“千万要小心，莫要再上当”。高树勋也认定此番绝无好果子吃！

郑州会议刚过，孙连仲火烧屁股般赶回了新乡，火急开会，做出了打通平汉路，抢占平津战略要点的军事部署，令三十军进驻北平，新八军进占保定，四十军占领邯郸、邢台。

布置完毕，孙连仲即率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分人员飞抵北平，部队交由副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和战区参谋长宋肯堂指挥。

捧着猴子去爬竿，孙连仲自鸣得意地要去北平消遣一下了。保举有功，上下卖好，关键是能把高树勋这员虎将拉过来为我所用，还愁日后作不了大买卖？讨了老蒋欢喜，将来还不会有官当？转念又一想，高树勋也绝非等闲之辈，这“硬骨头”一时半会还化不了，我得用耐火去煮。光口馋流口水还是无济于事的。回想起来，上次我想推荐池峰城作新八军军长，他竟然说“池峰城嫩了点儿，还赶不上三十军副军长黄樵松”。分明是不愿意把新八军让给我的人。一动新八军，就像用刀捅了他的心窝子，一脸不高兴，还差点发脾气。好吧，算你高树勋有种，我就不信消化不了你这块硬骨头。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爬竿儿吧，你也不过是我手中一块挡箭牌子。小子，你也太不把我老头子放眼里了。

想得多了些，孙连仲的脑仁子狠狠跳疼了三下。随手关掉了灯，停止了“算帐”。

还是北平好，连日来为老蒋鞍前马后辛劳，也该抓紧时间养一养了，该捞的也得捞一把了。

“孙连仲的用心也太露骨了些，先说好听的，尽干阴损事。”高树勋躺在床上思谋着近来一连串的事儿，“想动我的新八军？够毒的！”

新八军是我一手拉起来的部队，过去一直是我自己兼任军长，后来老蒋派来个草包胡伯翰，四四年豫西一役，军部被打个七零八落，损兵又折将，指挥无能，竟一人逃之夭夭，至今借口有病，